萬有文庫
第二集七百種
王雲五主編

羅馬尼亞短篇小說集

楊彥劬選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譯者記

這六篇短篇小說，是四年前做學生的時候翻譯的。回想這四年裏，我之外幾多變遷，我個人內在外在的生活又幾多變遷，往事成灰，以後不知還有這樣餘裕的心情來再譯寫這類清淡雅麗的作品否？那末能够把這幾篇印出來，在現在實在是可以滿足的一件事，

根據的是英譯 Roumanian Stories，英譯者爲 Lucy Byng 女士，亦卽羅后序中所稱 Schomberg Byng 夫人。原書共有十五篇，代表九個作家。在梅黑定茨教授的序裏都有簡略的介紹。但可惜譯者沒有機會一一譯出來。

最後謝謝曾經直接間接幫助過譯者的友人們。

彥劬二十年一月，北平

羅馬尼亞后序

在英國，羅馬尼亞文學不甚爲人所知。和其他諸國的文學比較起來，羅馬尼亞文學未免不很豐富，但這不是沒有引起眞眞興趣底特點。

和別的與東方接近的民族一樣，卽使農夫們，在他們日常的言語裏，也有一股詩情底流露。他們的表示逼眞而委婉，在他們所唱的歌裏，都有類似命定論者的悲哀。

我們的詩人已經適應那種特殊的情調，經我們的文人在散文裏和詩歌裏所采用而發達的，大都是通俗的體裁。

羅馬尼亞文學有著名的歷史家和批評家。在這短短幾行裏，我不想說他們的成就；不過奇怪得很，小說作家在羅馬尼亞只有極少數的幾個人——大小說家還不曾出世。

羅馬尼亞人以詩人與短篇小說作家爲最特出。在後者，他已是靑出於藍的匠手。所以正當

我很盼望我們的國家在英國能够更爲人瞭解的時候，我是很高興鼓勵 Schomberg Byng 夫人的這本書底問世的。

這幾篇短篇小說，每篇是一件小藝術品，深刻地表示着羅馬尼亞的一般生活和思想底特徵；因此，我相信能够使那些留意文學的發生興趣。

我個人覺得很感激 Schomberg Byng 夫人，她想到使羅馬尼亞文學底這個有趣的特點更爲一般英國人民知道。我十二分眞摯祝福這本小書。

瑪麗一九二〇年一月，

梅黑廷茨教授序

Professor S. Mehedintzi of Bucharest University and Romanian Academy

就詩歌而論，羅馬尼亞文學在十九世紀已經達到歐洲的水平線。哀米耐居（Eminescu）可以與力阿巴狄（Leopardi）並列。戲與長篇小說沒有第一流的作品可以代表，但短篇小說表示着羅馬尼亞的寫作不斷的向上進步的傾向。

下面的短篇小說是從好幾位作家的作品裏選出來的。不過要決定他們各別的價值，是不可能的；因爲這先要對於羅馬尼亞文學有整個的認識。然而我們還可以對於各位作家大略說幾句

Negruzzi 對於羅馬尼亞文學和司各脫（Sir Walter Scott）對於英國文學相像。差不多過了一世紀以後，歷史小說還是以他的作品爲最傑出。

Creanga 完全是羅馬尼亞產農夫出身，一句外國話也不懂，他的心全浸潤在童話，俗語，一

般人的詼諧裏。他的寫作有一種幽默與他獨有的比喻，使他的作品差不多不能移譯爲別國言語。

Caragiale 我們的著名的劇作家，恰和 Creanga 相反；是一位博雅之士，對於文學與藝術造詣都很深。復活節火炬一篇使他與大短篇小說家相比，可無愧色。

Poporici-Banatzeanu ——死的很早——和 Brateseu-Voineshti 比無論那位作家，倫理色調來得濃厚，他們的作品有英國小說底風味。有幾處他們的筆調有如迭更司（Dickens）那般的鋒利。

Slavici 也有同樣的色調。他長在匈牙利，他的 Popa Tanda 象徵着羅馬尼亞的人民數百年以來受異族 註（一）的凌夷，迫不得已在他們自己的工作裏去求安慰。

Delavrancea 是有名的演說家，是傳奇作家；但 Sadoveanu，年青的散文作家中間著作最豐富的一位，卻具有一般長篇小說短篇小說作家底技巧，使他與杜格涅夫和顯克微支的作風近似。

Beza 和上述各家都不相同。從馬其頓的高山裏，他給國民文學帶來了巴爾幹半島上牧童們生活底新描寫。常常在路上，在高山或原野裏，懷着對於異族人註(一)（在他們中間他們走過）的恐懼，他們的生活顯示着精神的集中。在 Beza 的作品有一種神祕的意味，一種畏縮的感覺，那把讀者完全吸引住了。他雖然年輕，但他卻有古典作家的品質。

註(一) 異族人指土耳其人，當土耳其國勢最盛的時候，她橫跨歐亞非三洲，巴爾幹半島整個的在她統治之下。

目錄

譯者記
羅馬尼亞后序
梅黑廷茨教授序
湖上仙子……一
曼約羅底旅舍……一二
哥士瑪・拉加埃……三〇
漂泊的人們……五〇
初生之雛……六〇
伊麗耐……六九

湖上仙子

M. Sadoveanu 著

一天晚上，老人科斯台固告訴我他的青春時代的一個奇異故事。

他開口說，柴胡的老磨坊，至今還兀立在波畢列加湖畔。這是一所臨水的黑色的房屋。六個輪盤受巨大的水流的衝擊力轉動着，這水流從水溝衝來，環流於房屋的四周，軋軋的震天價的響。上面浮着無數的泡沫，終日水的澎湃之聲不斷，房屋也好像震搖起來。

現在是這樣，我常在那些地方遊逛的時期——這是距今長遠長遠的了——也是這個樣

子。

我記得是一天夜裏，如一篇神仙故事裏的一個夜裏一樣，銀色的月光普照大地，只有青春時期能看到，只有青春時期能感到的一個夜裏。

那時是七月。我獨自肩荷着我的鎗到湖畔去。成羣的水鴨在蘆葦叢上飛過，誘我繼續前進。我眼看他們迅速飛過清朗的空中，那黑點漸漸變小，終於在夕陽的玫瑰色的雲裏消失了。我從堰上經過，水在那裏狂吼，兩旁栽着保護這狹道的矮楊柳樹。我走近磨坊了。綠色的水流掃過水溝，有白色的泡沫圍流於黑色的房屋四周，園場裏牛卸了軛正在反芻，在牛車旁睡着，

年老的磨坊主，他是柴胡的曾孫，正從磨坊小橋下來，嘴裏含着一根烟管。在使人耳聾的水聲和輪盤軋軋的轉聲中，人們靜靜地等待着，亮晶晶的浪花四濺在老房屋上。

『祝你康健，我的老朋友西宓恩！』

『謝謝你，先生。田間作物豐茂嗎？磨着好麥粉嗎？』

這是老人照例的問題：鄉裏磨着好麥粉嗎？

『好，我的老朋友西宓恩！』

『讚美上帝，』老人說。『你可好嗎，先生？你從不來看我們的。你只記得打水鴨罷！』

『是的，我老惦記着哩。我打算今夜守候在堤上。或許運氣碰到我的路上來。』

『好，祝你如願。瞧，柴斐拉給你領路罷。』

正當這個時候，來了磨坊主的姪女。她是一個二八年華奇異的少女；身材中等，雖然纖瘦，肌肉却頗豐碩：兩頰因常受太陽光之故，微帶黧黑，一雙灰色的眼睛，如此流動，如此出衆，如此閃爍，眞是我所從來不曾見過的。她的面貌雖然生得並不十分可人，但是她的兩道柳眉下的一對灰色的眼睛，卻使她有一種特殊的吸人的嫵媚。

老人那麼說時，她連忙停往步，雙目閃閃，急接着說：

『我不願意給他領路！』

『爲什麼不願意？』我帶着驚訝的神情問，同時老人微笑着。

『就是因爲我不願意！』柴斐拉說，斜睨着我。

『狠好，』老人泰然地說，『不要帶領他好了！』

少女半閉着眼睛，端詳地看我一回，於是嬌滴滴說：

『我終歸還是領他罷！』

老西宓恩開始和藹地笑了，轉身向磨坊小橋走去，柴斐拉仍留在我的前面，亭亭玉立，她的兩手垂着。她低着頭，但她灰色的眼睛仍不時由眉梢下射視我。她的頭上不曾戴帽，她的金黃色的頭髮光滑地埒過兩額，挽成一個髻，貼在頸後；一朵白色的，美麗的，似乎是銀製的百合花插在她的鬢髮際。白色的襯衣下呈現她的胸部起伏的曲線。藍的短裙平直地垂到脚踝。

她忽然抬起頭來，微笑着嬌羞地望我一望。她的潔白的牙齒在她的薄唇中顯了出來。接着用她的眼給了我一個暗號『來！』

我跟着她。她敏捷地向前走；她的苗條的姿態大體清楚可辨。時時她轉過頭來，她的牙齒顯了出來。她把小船的纜繩解開，一躍而入，簡短地對我說：

『跟我來！』

我坐定之後，她鼓起她的氣力，揑緊篙子，把船撥開。好一會，我們的船是在蘆葦叢裏和在水草上面。我們到空曠的水面的時候，她便放下篙子，掉起槳來。小船簸開清澄的湖面，夕陽餘輝的反照，水在閃閃發光。槳在水面上輕柔地打，發出音樂般的聲音。少女全身有節奏地運動着，眞是有說不出的消魂的美麗。銀色的百合在秀麗的金黃色的頭髮上顫動着。

靜漠統治了湖上的四周。睡蓮顯映在金黃色的夕陽裏；蘆葦和諧地沙沙發響，青蠅在眼前飛過，宛如一道藍的電光。

驀地裏少女轉動她的奇異的灰色的眼睛看我。

『你今夜就這樣守候着水鴨嗎？』她問。

『是的，我得守候着。』

『好。』

她的嗓子有一種美妙的像銀子般的響聲。我問她：

『你以爲這是奇怪的嗎？』

『不，』她說，轉過她的頭去；『但你可不怕嗎？』

『我怕什麼呢？』

『怕湖上仙子呀，』她帶着堅確的神情說。

『怕水裏的女神嗎？誰是湖上仙子呢？』

『什麼？你不知道嗎？湖上仙子？』

她的眼睛故意地端詳察看我的面容。

太陽快要下山了；湖上的水光逐漸暗淡；一隻鷺鷥在我們的頭上飛過，牠的兩翼緩緩地擺動，牠的啼聲經過靜悄悄的蘆葦叢，傳來一陣凄涼底戰慄。少女看看我，她的牙齒，在近於狐狸精般的風騷的微笑時，呈露出來：牠的清麗的面龐好像反映着綠的水色。我不能描摹我感着什麼，只知少女的妖豔，眞令人心顫。在四周有蘆葦雜草配襯着的晚景裏——位於水天之間——她就是湖上仙子了。

小船攏在一個洞旁了，停住不動。

『我們到這裏了，』少女說。

我緩緩地登了岸。但是她的魔力使我的心頭蕩漾起來。我驟然轉過身去，把她的面龐捧在我的手中，我想吻她的眼，那裏是深深蘊蓄着湖的祕密的。她嫋娜地抵拒，身子微微擺動，笑聲嚦嚦，我不曾吻着她的眼，卻觸着她的唇了，那是像火燒一般熱的。

我覺着她抽身而去，我覺着她那兩隻奇異的眼睛在釘視我，小船離岸，又溜入蘆葦蔓草間了。湖上仍歸沉寂，靜漠裏只能聽見遠處槳打水的輕柔的聲音。我在洞裏安排下一個蘆草的小舖位，攤開我的粗呢的外套，審察一下我的鎗上的扳機，我候着水鴨的時候，於是便浸沉於遐思裏了。多麼奇異？我完全明瞭我的境地了；我很知道仙子並非別人，就是磨坊主的姪女柴斐拉，臉上被太陽光炙得黧黑的，或許竟是一個簡樸的鄉下少女。但是雖然這樣，這雙眼睛，這般笑聲，是足有魔力，如有些野花的強烈的香味一般，使我陶醉的。

在逐漸暗下去的黃昏的陰影裏，她像幻影般存在着，浮在湖心裏，浮在睡蓮的中間。我被鳥翼迅速的飛翔聲驚起。我起來。一羣的水鴨在我的頭上飛過。這個事實把我的先前的遐想驅逐

淨盡了。我手中握定鎗，描準着預備放射。受了水鴨翅膀撞擊的蘆葦叢裏，黑鴨和水鷄互相呼應；一陣輕風吹過蘆葦叢。鳥兒三五成羣飛過夜的漆黑的天空。我放了幾彈。鎗發出深邃的聲音，遠在湖的那面傳來回聲；數隻水鴨捨離了同伴，跌了下來，平靜的水面因而起了漣漪。夜影漸漸濃厚，不能看清楚水鴨了，只能聽見他們飛過時一陣小風般的聲音。旁晚的微風停止，環湖佈展一層靜默的空氣；只有黑羽的大鳥在頭上飛過時，高聲地叫着：『吱！』『吱！』時時在夜的靜漠裏，聽見深邃的凄戚的幽弱的鷺鷥的啼聲。

星光在天上閃耀，倒映入水底——月亮大概尚須一點多鐘才會出來。我披上我的外套，開始思量那雙灰色的眼睛，在逐漸深沉起來的靜默裏，磨坊和堰水的聲音遠遠尚可聽見；有的地方狗在狗圈裏叫；有的山上發起光來，暗黑中可以瞥見一陣明亮的火焰。那柔軟的體態，那雙眼睛，這般笑聲，以及與湖光和眼色那麼調和的百合使我神蕩了。現在她已不只是一個受太陽親吻着的，受和風愛撫着的，簡樸的鄉下少女了；她的每種動作，每種態度，都有些特殊之點呢，而且還有些奇異的呢。

我一向到磨坊去的時候，不曾看見過她，我曾聽說老人有一個妖精般的姪女，但我卻從來沒見過她一眼。但是現在一件小事重現於我的心裏了，在那個時候，我對這事卻沒有關心。有一回，我曾覺着有一副流動的眼睛射過磨坊小橋的罅隙，在窺視我。那雙眼睛一定是她的；這麼閃爍着，充滿光亮和情意的。那裏，在黑夜裏，這次熱烈的接吻好像把我燃燒起來，我等待着——我等待着什麼事，這連我自己也不能說明。

我出神地夢想那雙灰色的眼睛。我不能說——或許我已陷入睡熟了。我醒來時，月光已佈滿大地，湖上的水面全澎湃着銀子般的月色了。水亮晶晶閃着，夜靜靜的，磨坊也靜靜的；遠處堰門的水還如在夢中一般作喃喃的聲音。

各處水面起來圈圈的微波，顏色如瑪瑙般的鮮麗；成羣的水鴨正在月光之中沐浴。我把我的手放在鎗上。我舉目四矚，預備扳鎗機——那時我可停住了。幽揚的歌聲，不狠分明，從湖裏播來我的耳鼓裏。這是一隻簡易的歌，而且單調的，但是牠的深遠，水上嫋嫋的餘音，清麗的月色，卻給與一種不可捉摸的魔力。我立刻想起了湖上仙子。

我把我的鎗放在身旁，側耳聽着。這是一種簡單的感人的調子。歌聲已息了好一會，但我仍舊側着我的耳朵；我只能聽見遠處堰門上柔軟的喃喃的水聲了。時間過去了，然而我仍想望有些事情發生。

過了一會，我清楚地聽見和諧的槳打水聲。我各處望望，不能看出聲響是從那裏來的，驀地裏，蘆葦的暗影間，輕浮的小舟駛到月光照着的水面上了，銀輝裏，少女斜倚着百合（花）閃閃在她的黑色的頭髮裏，光彩煊爛。

我說不出我感着什麼，因爲情緒的狂潮是不能用言語表示的，并且我那時是年輕，到現在我又活了半世紀了。我知道我站着，帶着驚異的眼光，像中了什麼魔似的注視着：用恰當的眞實的話說，這便是湖上仙子呀！

突然我看見一種動作。小船轉動了，槳打在水面，造成大的光亮的波紋。這是向我的洞裏來的。她狂速地划着，凝視着，她的兩隻大眼睛像兩顆發冷光的星球一般。但當她靠近的時候，她又讓船溜開了，接着突然轉過去，笑着在洞旁駛過——一種閃爍的笑聲，我永不會忘記，不直至今

日，雖然這是這麼長遠以前的事，我也不曾忘記呢。她像鬼影一般過去，笑着，她的兩眼像夜間星光一般的燦爛。在我的右面，她站將起來，投些東西給我；然後坐下去，她重新拿起槳，打着水，箭一般划到空曠的湖面去了。

她看不見了。我只能聽見槳打水的柔和的聲音；後來那聲音也消滅了，銀色的湖上完全是靜漠的了。

在我的身旁，我找着一個夾竹桃和甜美的紫蘇的花圈，愛情的花呀。

破曉，老人來引了我去。當我轉身向園場走去的時候，我再一回掉過頭去望那黑色的房屋。有一雙眼睛射過磨坊小橋的罅隙，在窺視我。

就在那一天裏，我離開那兒。多次我想回到老柴胡的磨坊去，但是命運不如我的願。最後我能夠去的時候，別的愛情又把我留在別的地方了。年歲一年年過去，但是這個乾的夾竹桃和紫蘇的花圈使我記起這一切。并且時時我的思想迴旋到湖上仙子。

曼約羅底旅舍

I. L. CARAGIALE 著

到曼約羅底旅舍須一刻鐘的時間。從那裏到上卜貝司地約有九哩路；照平常的走法，須一點半鐘時間。一隻好馬——倘使在旅舍裏餵上料，再有三刻鐘的休息——便能夠舒舒服服的走到。這就是說，一刻鐘和三刻鐘是一點鐘，到上卜貝司地去再加上一點半鐘，那就共須兩點半鐘的時間。那時候已經過了七點鐘；至遲在十點鐘，我便可和波各迭古·依渥達克見面。我到底太遲了——我應該動身得早一些——但是畢竟他在等着我。

當我在一彈之遙的地方，看見從曼約羅底旅舍發射出來的融融的火光的時候，我的心裏正在這麼轉念。這旅舍依舊保存着這個名字，其實現在是馬丹曼約羅底旅舍——因爲丈夫已於五年前死去了。多麼能幹的一個女人啊！她怎樣辛勤工作啊，地怎樣改良這所房屋啊！她的丈夫在世的時候，他們本已到了必須賣去這旅舍的窘境。此後她還完債務，修蓋了房屋；而且還造了一座石台階，各人都說她有一大宗款項的儲蓄了。有的疑心她發見了一窖埋藏的寶庫，有的疑心她和鬼神做過交易。

有一次幾個強徒圖謀搶刼她的旅舍。他們想強入大門。內中有一個最強健的，如野牛一般的人，提起斧頭，但當他要劈下去的時候，便跌倒在地上了。他們趕快把他扶起——他已死了。他的兄弟想要說話，可是不能——他已是一個啞子了。他們總共是四個人。他們扛起死人放在他的兄弟的背上，其餘兩個人扛他的脚，他們想把他帶到遠一些的地方去掩埋。

在他們離開庭院的時候，馬丹曼約羅便從窗口喊起來，『賊呀！』在她的前面，就忽然來了副巡長帶着許多人和四個騎兵。這武官厲聲說：

『誰在那裏？』

於是兩個強盜逃走了。啞子留在後面，背上馱着他的已死的哥哥。

後來到了審判的時候怎樣呢？人人都知道這啞子是會說話的。誰還會懷疑是別的原故，除掉這啞子是怕惶恐之外？他們打他，至於他發狂試把他的說話的能力恢復，但是徒然。從此一般匪徒不敢再垂涎這地方了。

當這一切在我的心裏經過時，我到了旅舍。許多車子正在旅舍的庭院中等着。有的是搬運木頭下山去，有的是搬運玉蜀黍上山去。

這是一個寒秋的晚上。推車的正在圍火取暖。這就是從遠處可以看見的火光了。一個馬夫把我的馬帶了去，上馬廐裏去餵料。我走進酒排間，那裏有好多人正在喝酒，兩個睡眼惺忪的吉布色人，一個拿着盧脫，一個拿着基柴，正在屋角裏單調地彈奏。我覺着餓和冷。涇氣散射到我的鼻子裏來。

『你的主母在那裏？』我問立在木排後的小廝。

『在廚房裏烤火。』

『那裏該暖一些罷，』我說，經過甬道，從酒排間走到廚房。

廚房裏很清潔，氣味也不像酒排間裏的是毛皮氣，靴子氣，和溼鞋氣；那裏有新做的麵包的氣味呢。馬丹曼約羅正看守着火爐。

『久違了，馬基俄拉夫人。』

『歡迎，佛納加先生。』

『這裏可有些東西充飢嗎？』

『是，像你這般可敬的人，就是到半夜裏也有。』

馬基俄拉夫人迅速吩咐僕役在隔壁一間屋內擺下一張桌子，於是走到爐子邊去，她說：

『瞧，你自己揀選罷。』

馬基俄拉夫人是美麗的，身材長得很好，很動人，那是我所知道的；可是從我認識她以來——我認識她長遠了，因爲我的父親在世的時候，我經過曼約羅底旅舍不知多少次，因爲到鎮上

去的路是經過那裏的——她從沒有這樣對我有吸力過。我年少翩翩，還很大膽。我走到她的左邊去，正當她彎着身子看爐子的時候，我摟她的腰，並且用我的手揑住她的右臂，那是如鐵一般硬的，這狐狸精誘我扭了一下。

『你沒有事情做嗎？』那婦人說，斜睨我一眼。

但是我想掩遮我的蠢氣，說：

『你有什麼樣的惹人的眼呀，馬基俄拉夫人！』

『不要恭維我；你還是告訴我給你什麼罷。』

『給我——給我——給你自己與我罷。』

『眞的——』

『眞的，你有惹人的眼呀，馬基俄拉夫人！』歎了一口氣。

『假使你的岳父聽見你？』

『什麼岳父？這你算什麼意思？』

『你以爲自己裝着沒事的模樣，就沒有人知道你幹什麼事了嗎？你是不是到波各迭古·依渥達克那裏去，和他的大女兒訂婚呢？不要那樣看我，到隔壁一間屋裏去用餐罷。』

在我的一生中，我曾見過不少清潔的安靜的房屋，但像那樣子的，卻不曾見過一間。什麼樣的一隻牀！什麼樣的帳幔！什麼樣的牆壁！什麼樣的天花板！一切都如乳一般白。還有燈影，和一切各種各樣的小裝飾品！還有溫暖，如在母鷄的翼下一般，和一種蘋果與榅桲的氣味！

我剛要在桌旁坐下，當時，照我在孩童時期養成的習慣，我的上體向東彎曲。我仔細在四面壁牆上看看——看不見一幀照像。

『你在尋什麼呀？』馬基俄拉夫人說。

『你的玉照。你把牠們藏在那裏呢？』

『敲破那照像！牠們是只供微生物與蛀蟲繁殖的。』

多麼清潔的一個女人啊！我坐在桌旁，時常畫十字，當時忽然有一個叫聲。這似乎是我的靴躂踏到伏在桌下的老貓湯謨的身上了。

馬基俄拉夫人趕快起來。開了外邊的門。被踏的貓一跳到外邊去了，冷風衝進來把燈吹滅。我們暗中摸索自來火，我這裏找，她那裏尋。我們在黑暗中對面碰着了：我很大膽啊，把她擁抱在我的懷裏和她親起嘴來。那婦人半推半就；她的兩頰發着燒、她的口是冷的，溫柔的抖動展開到耳根。後來僕人拿一盤菜來了，幷帶來一盞燈。我們已是摸索自來火好一回了，燈罩早已冷了。我把燈重新燃上。

多麼美味的食品呀！熱的麵包，菜烤鴨，泡牛肉，香腸，還有酒：還有土耳其的咖啡！還有笑聲和談話：願馬其俄拉夫人交好運！

吃完咖啡後，她對老女傭說：

『告訴他們拿一瓶葡萄酒來。』

那奇異的酒！把我的四肢都變成軟洋洋了。我坐在牀沿上，吸我的杯子裏最後一滴紅色的酒，燃着一枝香烟，從菸草的烟霧中，我察視馬基俄拉夫人，她坐在對面一把椅子上爲我捲菸。我說：

『眞的，馬基俄拉夫人，你有惹人的眼呀！你知道那嗎？』

『什麼？』

『討你的厭，再給我做一杯咖啡罷，不要像這杯那般甜。』

她怎麼笑呀！當女傭拿進咖啡鍋子的時候，她說：

『馬丹，你坐在此地談話——你不知道外邊是怎樣天氣呢。』

『怎麼樣？』

『狂風起來了，有一陣風暴要來罷。』

我連忙跳起，看看時候；這已將十點三刻了。我在旅舍裏應得留半點鐘，竟留上兩點半鐘了！人家說起來怎麼好呢。

『叫人準備我的馬罷！』

『誰？馬夫都去睡覺了。』

『我自己到馬廐裏去。』

『他們把你迷惑到波各迭古去！』婦人帶着一臉笑容說：她在門口擋住我的去路。

我輕輕把她推在一邊，出去到走廊上。這眞個是一個可怕的夜。車夫的火已熄滅了，人與畜都在稻草上睡着，你靠我我靠你的躺在地上，上面風呼呼的狂捲。

『有一陣大風暴，』馬基俄拉夫人說，她緊緊拉着我的手，戰慄着。『你瘋了嗎？要在這樣的天氣中走路。在這裏過夜罷；等明天天亮動身罷。』

『那是不可能的。』

我強迫縮回我的手。我上馬廐裏去。經過十分困難，我喚醒一個馬夫，尋着我的馬。我收緊韁繩，把馬栓在木樁上，於是到室內女主人處去道晚安。那婦人正在坐在牀上出神，她的手裏拿着我的帽。她正在把牠反來覆去，摺來摺去。

『我應得付多少錢？』

『你回來的時候可以付的，』我的女主人回答說，故意仔細看看我的帽的裏層。

於是她站起來，把帽給我。我接了帽，歪戴在頭上。

我說，凝視那婦人的眼睛，那雙眼睛好像格外奇異地閃爍着：

『我吻你的眼，馬基俄拉夫人！』

『祝你路上平安。』

我縱身跨上馬鞍，老僕給我開了門，我騎出去了。把我的左手放在馬腰上，我轉過頭去。望過柵欄的頂上，能夠看見看着的門，門外婦人白色的姿態，她的手放在她的彎彎的眉毛之上也大約可辨。

我緩緩騎行，嘴裏唧噥着歡暢的歌，直到我從柵欄的犄角上轉彎上了大路，那時這幅圖畫在我的視線之前捲藏了，方纔罷休。我自語說，『我們這才去了！』一面畫着十字。在那當兒，我清淅地聽見門的砰的關閉聲，和貓的咪咪的叫聲。我的女主人不能再望見我了，急速地回轉到溫暖窩去，無疑的她把貓捉進門去。那隻可惡的貓！她常常纏在人的脚邊。

我走了不少的路了。風暴大起來，我在鞍上抖動起來。頭上雲一朵朵的迅速趕過谷底，又趕上山頭，好像怕上面來譴責一般；時聚時散，不時的透出灰白的下弦月的光輝。

潮溼的冷氣透過我了。我覺着我的腿與臂麻木起來。我低頭騎着，想避免風的吹襲，我開始覺着我的頭頸有些痛楚；我的前額和太陽發燒，有一陣嗡嗡之聲在我的耳朵裏響着。

『我喝酒喝得太多了，』我暗想，我把我的帽拉到後面，抬頭向天。

但是那飄捲的雲使我頭眩。我覺着我的左脅下發起燒來。我深深吸入一口冷空氣，一把刀好像插進我的胸腔裏了。我又把我的下頷揹下來。我的帽好像如魔鬼一般的緊紮我的頭。我拿掉牠，放在我的馬鞍尖上。我覺着病了。我竟會動身，眞是我的笨處。波各迭古・依渥達克那裏，各人大概都已睡定。他們大概不會再等着我了。他們大概不會想我是這樣的笨傢伙會在這般天氣裏動身罷。我催趕我的馬上去，那馬也好似喝過酒般顛簸起來了。

風平下來，雨也止了。天色發霧；漸又黑暗和陰森起來。我又戴上我的帽。驟然我的太陽穴發跳起來。馬以風的狂暴已十分乏力。我用我的脚踵踢牠兩下，抽牠一鞭；這畜生快走了幾步，接着呼氣，在路上站着不動，好像驀然看見了障礙在牠的面前。我看。我眞的看見，在馬的面前不幾步路，一隻小東西正在跳躍。一隻畜生！這是什麼呢？一隻野獸嗎？這是很小的一隻。我把我的手按着

手鎗；我清晰地聽見一隻小羊的鳴聲。

我盡力催趕我的馬上去。牠打一個旋，又退回來。幾步前進，他又站着呼氣。又是小羊！馬止步了；他轉一方向。我抽牠幾下，收緊韁繩。他向前進行——幾步——又是小羊！

雲散了。現在能看得清晰無遺了。這是一隻黑的羔羊。時而跑到前方，時而轉回後面。牠提起牠的蹄子，最後又舉起牠的身子，只有兩隻後脚着地，嘴邊有小鬍鬚，跑到前面去。牠的頭弓着向前撲去，做奇異的蹤跳，玩各種的把戲。

我跳下馬，牠是不會再跑路的了，我手拉着韁繩的上半段。我向地上彎下身子。

『來，來！』我叫小羊，做着手勢，好像要給牠些東西吃。

小羊走攏來，不住地跳看。馬瘋狂地呼着氣，想擂斷韁繩跑走。我屈膝蹲到地上去，但我緊緊地牽着馬。小羊走到我手的近旁了。這是一隻可愛的黑的小兎子，讓你撫摩牠，舉起牠。我把牠放在一隻掛在右邊的，裏面有幾件衣服的袋裏。在那當兒，我的馬抽筋了，四肢一齊搖動起來，好像在死的苦痛裏一般。

我重新騎上馬。馬像發狂一般跑去。像風過水溝，過山頭，過灌木一般，跑了好一會，我不能止住牠，我不知道我到那裏了，也不能猜到牠把我馱到那裏了。當這陣野跑的時候，無論何時，身體結冰一般的冷，頭火燒一般的熱，說不定會斷送我的性命的，我想起這安樂窩，我竟會這樣笨法把牠丟棄了。爲什麼？馬基俄拉夫人會把牠的屋子讓給我呢，否則她不會邀請我了。

小羊在袋裏蠕動，想躺得格外舒服些罷。我向牠看看；牠伸出牠的聰明的小頭也正在窺視我。別一雙的眼睛的念頭在我的心頭閃過了。我曾是一個怎樣笨的人啊。

馬滑了一脚；我硬叫牠止步；牠想再上去，卻跪倒了。忽然，在雲的開處，下弦月出現，照耀在坡地上的一邊。這光景嚇得我跳了起來。月亮是在我的前面呀！那末天上有兩個月亮了！我是在上山；月亮應得在我的後面呀！我快快掉過頭去看眞的月亮。我走錯我的路了——我是在下山了呀！我在那裏了呢？我望望前面——一塊還未割去麥桿的麥田；我的後面是曠地。我畫着十字，用我的疲乏的兩腿夾緊我的馬，我想助牠站起來。正當那時，我覺着我的右足着了一下猛擊。一個叫聲！我踢着小羊了！我趕快把我的手放進袋裏；袋是空的了。我在路上失掉小羊了！馬站起來，搖

搖牠的頭，像是發躁似的。牠把後脚提起，身子忽歪在一邊，把我拋在別一邊；最後像中了什麼似的急急跑走，在黑暗裏不見了。

那時候我爬起來，不住抖動，我聽見在麥田裏一種沙沙的聲音，接着聽見有人淸楚地說：

『嘻！嘻！願你離開此地罷！

『誰在那裏？』

『一個誠實的人。』

『誰？』

『基俄格。』

『那一個基俄格？』

『納魯——基俄格·納魯，管麥田的。』

『你正到這條路來嗎？』

『是的，我到這裏來。』

人的形狀在麥桿中可看見了。

『基俄格兄弟，請問你，這時我們到什麼地方了。我在風暴裏失了路了。』

『你要到那裏去呀？』

『到上卜貝司地去。』

『嗽！到波各迭古·依渥迭克那裏去。』

『正是。』

『那末你沒有走錯你的路。你到上卜貝司地去，要有些麻煩呢——你這裏不過到了赫古來地。』

『到了赫古來地嗎？』我歡欣地說。『那末雕曼約羅底旅舍很近呀。』

『你倒瞧；我們在馬廐後面了。』

『指給我的路罷，那末我可不必急急去送命了。』

我已亂逛四個鐘頭了。幾步路我們走到旅舍。馬基俄拉夫人的屋子裏亮點着，帳子後有影

子在動。誰知道是什麼別的東西，有經驗的旅客享受過這張牀罷！我若能休息在廚房裏烤着灶火便心滿意足。但是多麼好福氣啊！我敲門的時候有人聽見了。老女傭趕快來爲我開門。我進去的時候，我在門口台階上，踏着柔軟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。小羊！你曾觸着過嗎？這是我的女主人的小羊！牠也走進房間裏，到牀底下舒適地去躺着。

我該怎麼說呢？那婦人知道我回來了嗎？還是她很早便起牀了呢？牀是整理過的。

『馬基俄拉夫人！』這便是我所能說的了。

謝謝上帝，我逃出性命了，我舉起我的右手到我的頭上。

那婦人急把我的手握住，拉將下來，用她的全副氣力拉我到她的懷抱裏。

我們能看見那間屋子。什麼樣的一隻牀！什麼樣的帳幔！什麼樣的牆壁！一切都如乳一般白。還有燈影，和一切各色各樣的小裝飾品！還有溫暖，像是在母雞的翼下一般，和蘋果與檀梓的氣味！

若是我的岳父波各迭古·依渥迭克，上帝寬佑他，不把我強叫了去，我總在曼約羅底旅舍多住些時候罷。三次我在結婚之前從他那裏逃走，回到曼約羅底旅舍裏，至於老人，他拼命想我做他的女壻，差人把我捉了去，按住我的嘴，關在山中小僧院裏。四十天的飢餓，跪拜和祈禱。我才十分懺悔離開了那裏。我訂婚做親了。

只有後來，一天清明的冬夜，我和我的岳父坐在一塊談天，面前擺着酒菜，我們從巡長的口裏，這巡長剛從鎮裏買了幾樣物品回來，聽見日中在赫古來地有一次大火，曼約羅底旅舍燒成平地了，埋葬了可憐的馬基俄拉夫人，她就這樣在巨大的火葬場遇着她的歸宿。

『終究這妖婦送命在火燒場裏！』我的岳父笑着說。

於是我又把上面的故事重新講述一遍。波各迭古以爲那婦人把迷藥放在我的帽的裏層了，那小羊和貓是一樣東西，是一而二的。

『或許是，』我說。

『她是狐狸精，聽我的話。』

『她或許是』我回答說『然而假使就是如此，那末這妖精好像是誘人於好的方面去的。』

『在起頭這好像是好的，爲要迷住人呀，但後來人會知道她誘人到什麼地步的。』

『怎麼你知道這一切呢？』

『這不關你的事，』老人回答說，『那是另一個的故事。』

哥士瑪·拉加埃

M. SADOVEANU 著

他是一個可恐怖的人，哥士瑪·拉加埃！

我說哥士瑪的時候，我好像看見，你知道嗎？我好像看見我的面前，一個模樣兒凶惡的人騎在一匹栗色的馬上，兩道眼光如鋼一般穿射我；我看見如孿生的麻雀般的鬍鬚。兇猛的羅馬尼亞人！他騎着，背上掛一枝鎗，左側腰帶上懸一柄一哀爾（一）長的小刀。這便是常見的他的模樣。我已老了，你知道，快近百歲了，我曾在世界上走過不少的地方，我曾碰見過各色各樣的人物，

但是我告訴你，像哥士瑪·拉加埃一般的人我從來不曾見過一個。然而他在生理上看來是並不十分可恐怖的；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人，瘦小的，面色糟黃，一個像別人一般的人——嚇！雖然都是相同呀！不過要是見過他的一雙眼睛，就能夠把他記憶住了。可恐怖的羅馬尼亞人！

那時候，這個地方滿佈着憂患和困苦。士耳其人和希臘人在國境內四處橫行，各地誠實的人正訴着苦——那是難過活的時候！哥士瑪可是不管。今天他在這裏，明天誰也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！各人都避難，但是他，我的主，他從來不放在心頭的啊！他們捉住他，用鐵鍊把他鎖起來。這有什麼用處呢？他只要搖動幾下，用一隻手扯斷柵欄，喚回他的馬，他又在大路上了。誰不知道拉加埃有魔道的生活呢？噯，多少彈子曾經對準他的胸膛打啊！但是徒然！有人說：只有銀彈子纔能把他打殺！近來你那裏可以看見那樣的人呢？那時候永遠不再重來了。

你曾聽見過弗肖爾·羅曼綏嗎？他也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好漢！他搶掠門得尼亞山的那一邊，哥士瑪搶掠這一邊，一夜——什麼樣的一個夜裏！——他倆在宓爾科相遇，交換贓物，在黎明前他倆回家去。邊境守衛兵不是防察着嗎？他們沒有在他倆上馬時把他倆捉住嗎？唉！拉加埃

的馬如鬼影般飛跑走了，沒有彈子可打着他的！什麼樣的一條路，從這裏跨過巴谷山到邊境！怎麼幹的，一夜裏來回，你注意我的話，那不是笑話呀！就是那匹馬！那是眞實的事情，拉加埃的馬是和其他的馬不同的。那是清楚的。

伏達·卡林白有一匹亞拉伯牝馬，那是被他的僕人看待得如他的掌上珠一般的，她正要產小馬了。一夜——那是七月裏的一夜——哥士瑪闖入馬厩裏，剖開她的肚子，偷去小馬。但這並不就是他所幹的一切！你知道小馬是包在胎衣裏的。拉加埃割開胎衣，不過他使用這樣的割法以是把小馬的鼻孔割開了。瞧，鼻孔割開的小馬在暗地裏餵着果仁長成了；當哥士瑪騎上的時候——不錯，那是一匹馬了！

因此，就是風也不能趕上哥士瑪。在一個時期——那時我是一個義勇兵——哥士瑪醒來，知道自己在潑洛婆的城內，城內有義勇兵，城外是土耳其人。土耳其人正在發礮攻城。義勇兵決定把堡壘投降了。哥士瑪有他自己的主意。次日哥士瑪便無踪無影。但從城牆起，一直到潑洛婆的森林，有一排屍首呢！那是拉加埃走的路了！

這是從前一向的情形！他的居處是樹林和田野！他不承認有權威，他不知道什麼是恐懼，也不知道什麼是愛情——除掉一個時候例外。可恐怖的羅馬尼亞人！我現在好像能夠看見他，騎在他的栗色的馬上。

* * * *

在那個時候，一個希臘人正掌管着佛爾得色的田產，在這邊，在那殘垣以內的，現在是我們的田產，是一個我所從來不曾見過的羅馬尼亞的妖豔的婦人統轄的。這個希臘人正渴想着這個羅馬尼亞婦人。不必奇怪！那寡婦有一字形的纖眉，有妖精般的眼睛——主呀！主呀！這樣的一雙眼睛會把聖者都引動呢。她曾非出自願地嫁給一個希臘人名叫迭來都·谷瓦的；希臘人死後，那婦人就獨自管理着我們的田產了。

我告訴你，這個希臘人尼考拉·柴非列蒂，正在死想那婦人。什麼事這人還不曾做過呢，那裏他還沒有去過呢，那一個預言家他還沒有去拜訪過呢，但是一切都是白幹！那婦人不肯答應他！她恨希臘人。然而——尼考拉是長得不錯的。他是一個驕傲的希臘人，他的尖峭的鬈曲的髭

鬚是金黃色的。可是他仍不能得那寡婦的歡心！

一日，尼考拉吸着烟正在他的房裏坐着打量。怎麼做纔好呢？他十二分想要結婚、要娶她做他的妻子；爲什麼她不肯答應呢。

幾日前，他曾和吉布色人希雪利去過，在園牆外失望地唱。唉，園子裏仍是石頭一般的靜悄悄呢！究竟怎麼做纔好呢？

貴人（二）尼考拉自己想想：『我並不難看，我也並不愚蠢——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或許她和別人戀愛着嗎？不。他候過一全夜。沒有一個人進去，也沒有一個人從園子裏出來。

貴人惱怒了。他站起身，揑着一根鞭子出去。馬夫們正在場上餵馬。

『那馬你想該要餵的嗎？』他大聲叫道，劈脫！鞭子打在馬夫的背上。

遠一些的地方，園丁怕熱正休息着。

『你管花園就這麼管法的嗎？噼！』笏的！也是一下。

以後怎樣呢？難道和人發脾氣有些用處嗎？他走進花園裏，坐在一株美麗的香橼樹下。那裏，

坐在石櫈上，他又打量起來了。假使他所愛的這個婦人不看他一眼，他的生活是毫無價值的！他細看枯葉在靜默的空氣裏飛；深深歎了一口氣。

『瓦色爾！瓦色爾！』貴人叫着。他的語聲在幽鬱的花園裏悲傷地響。

一個強健的老人走過花園門，向他的主人那裏來。

『瓦色爾，』貴人說，『怎麼做纔好呢？』

老人看他的主人一眼，於是他也歎一口氣，抓抓他的頭。

『怎麼辦纔行呢，瓦色爾？』

『主人，我怎麼會知道呢？』

『你終當想些出來。許多人曾給我一些意見，現在你也提示幾條罷。我於那老女巫處一無所得，希雪利是不中用的；你能否計劃一些呢？』

『嗯——』

『不要丟棄我，瓦色爾！』

『嗯，主人，假使你給我一些、我願告訴你一些。』

『拿一個都克去，瓦色爾——好，說罷！』

瓦色爾並不爲說起一個都克就心動。他又抓抓他的頭。

『假使我知道你會給我兩個，主人，或者甚至三個，或者更多——你知道——那就是這樣！怎麼做，怎麼辦嗎！我說，一直到佛蘭雪尼去，走進園子裏，經過園子到那婦人的閨房裏，偷了她來！那就是我所說的計劃了！』

『什麼，你正說的什麼，好瓦色爾！這可能嗎？』

瓦色爾不再說了。貴人深深地想，他的手放在他的前額上；他說：

『那是我一定要做的，瓦色爾！我知道我該怎麼做！好呀，你，瓦色爾！』

『假使只要我知道我該得兩個都克的賞錢！』瓦色爾抓抓他的頭，歎口氣說。

那晚上，貴人尼考拉依他的話行事了。他騎上他的馬，帶了五個從馬夫中挑選出來的同伴，一塊兒動身到佛蘭雪尼去。

樹林息率着在與秋夜微風低語。人都靜靜地騎着。時時能夠聽見雄雞的啼聲，由他們所不知的地方傳來。此外都是靜寂。寡婦的園子看見了，漆黑的，像煤堆一般。

如鬼一般，尼考拉與他的同伴走近牆邊；無聲地他們跳下馬；他們把繩梯擲到牆上去，爬上去，爬過到別一邊。馬拴在樹幹上。

驀地他們聽見喊聲。貴人尼考拉並不害怕。他急速走到門邊——門都未上門。他靠走廊走去。

『呵哈！』希臘人低聲說。『現在我將有嬌嬌在我的懷抱裏了。』

但是忽然間一扇門開了，走道裏都亮起來了。貴人尼考拉並不驚慌。他朝着房子前進。但他還不曾走上兩步的時候，蘇丹娜立在台階上了，她的頭髮不曾梳好，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的小袴和一件白色的梳粧時穿的外套。她皺着眉頭，立在門口看貴人。

尼考拉獃住了。他情願跪倒去，吻她的脚，她眞是美麗呀。但他知道，假使他在她的面前跪倒，她不過嘲笑嘲笑他罷了。他靠近去要擁抱她。

『拿住！』蘇丹娜喊。『我以爲有賊！哈，哈！原來是你，貴人尼考拉？』

忽然，在光亮裏，她的右手舉起一把柳葉刀。尼考拉覺着在他的頭邊着了一下。他還站着不動。他的馬夫們動身逃命，但是一個跌倒了，叫喊着，滿身是血。正在那時，一陣嘈雜的聲音聽見，婦人的僕役們進來了。

尼考拉逃向門口，他的四個同伴跟着。接着走進園場，柳葉刀閃閃在他們的右面和左面飛舞，他們重新跨上馬，向佛爾得色逃去。

那裏他下了馬，覺着很苦，重又走進花園裏，重又坐在石櫈上，把他的面孔藏着在他的兩手裏。

『苦啊！』他悲傷地低聲說。『我的命怎麼這樣苦呢！怎麼做纔行呢？怎麼辦纔好呢？』

十月的夜，他坐在那裏，受他的思想煎熬。只有帶着霧的微風從田野裏吹來攪擾他。

『苦啊！我的命怎麼這樣苦呢！』他向前弓着身子，他的頭藏在他的兩手裏，他的肘托在他的雙膝上。『什麼樣一個可恐怖的婦人！』他思念時，又喃喃地說。『她有一副什麼樣的眼睛呀！

哦！聖母！聖母！我的心碎了！不要再棄絕我了！』

好久他留在那裏夢想。一會兒後，他起身走到家裏去。

『什麼樣一個可恐怖的婦人，什麼樣一副眼睛？』

在屋裏，他又喊瓦色爾了。

『好瓦色爾，我白幹了！一個可恐怖的婦人，好瓦色爾——她把我的心燃燒起來，把我的心燒成灰了！怎麼辦纔好呢？不要丟棄我！你知道，你將有兩個都克哩。』

『我知道你經過的什麼事，主人。她是一個驕傲的婦人，這是毋庸否認的！假使我知道你願給我五個都克，或者甚至六個——但是那裏，這只是一個觀念——』

『說罷，瓦色爾，好人兒，我願給你——什麼樣一副眼睛！苦啊！』

『主人，那末我明白你會給我七個都克了，但假使這裏你有她在你的身旁，你會一定給我七個都克哩——不要害怕，主人，這並不算多——只要七倍七個都克，你就有她在這裏你的身旁了！我去招哥士瑪·拉加埃到你那裏來！你準定交給都克於我的手掌內，他將準定交給蘇丹

娜在你的懷抱裏，那就是了。』

貴人尼考拉聽到說起哥士瑪·拉加埃頗覺震恐，但後來他歎一口氣說：

『好！』

三日後，拉加埃來了。尼考拉正在花園裏香橼樹下的石櫈上坐着吸烟。當他瞥見這綠林好漢的時候，他坐着用驚異的眼光注視他。哥士瑪從容地前來，他的左手拉着馬韁繩。他穿一雙高靴，靴統長到脚踝邊，上著兩個馬刺。他的頭上戴着一頂黑色的羊皮小帽。他從容不迫地，皺着眉頭走來；他的馬垂着頭跟在後面。

貴人的代表瓦色爾，上石凳那裏來，抓抓他的頭，堆下輕視的笑容來，低聲說：

『你怎樣對那個人說呢，主人？看他一看罷。他能把那個妖精帶來給你呀！』

貴人尼考拉停睛看哥士瑪。這綠林好漢收住步，說道：

『上帝保護你！』

『謝謝你，』瓦色爾回答說。『上帝容許這事！』

貴人靜靜地一句話也不說。

『嗯』瓦色爾低聲說。『你來看我們嗎，朋友哥士瑪？』

『我來看你們，』拉加埃回答說。

『爲我們的事來的嗎？』

『是。』

哥士瑪緩緩地不快意地說；他一些也不見得有笑容，雖然他的面貌虎虎有生氣。

『唉，是的，你來了，』貴人說，好像夢裏醒過來似的。『瓦色爾，去告訴他們預備咖啡，還要立刻拿酒來。』

『叫他們做一杯咖啡够了，』哥士瑪說，『我從來不喝的。』

瓦色爾對他的主人斜視了一眼，帶着輕視的笑容走了。

『唉，你從來不喝的嗎！』貴人勉強說。『那末，那末，你爲我們的事來——多少錢呢？唉，我給你五十個都克能。』

『呣！』拉加埃安然地說。

瓦色爾回來了，故意微微笑着。貴人沒有言語。

『嗽，』瓦色爾抓抓他的頭說，『你們說得怎樣了呀？』

『好瓦色爾，到我的枕頭下去取了錢袋來罷。』

『不，用不着給我一隻錢袋，』這綠林好漢說，『我不需要錢。』

『怎麼？』貴人喃喃地說。『唉，是的，你不需要嗎？爲什麼？』

『事情是取佛蘭雪尼的蘇丹娜放在你的懷抱裏——我交給你這婦人，你交給我銀錢。』

『直截了當！』瓦色爾用他的手埒一埒他的頭髮，喊道：『一方交婦人，一方交銀錢。我不是對你說過嗎？哥士瑪由地獄裏取給你妖精。從此之後，那婦人是你的了。』

拉加埃轉一向，大步走到花園底去，把馬拴在一株樹上，從馬鞍上拉一件粗呢的大套，披開裹在自己的身上。

『呣！呣！』貴人尼考拉艱難的呼吸哼着。『什麼樣一個可恐怖的人！但是我覺得他似乎把

我的心頭的重物拿掉了。』

瓦色爾微笑，沒說什麽。後來，當他清醒了的時候，笑起來，並且低聲地說：『哈，哈！人得有魔道的生活是一個交運的人！』

貴人忽然如從夢中驚醒，畏怯地看看瓦色爾；接着他搖搖他的頭，又沉入冥想裏來了。

『唉，是的！』他喃喃地說，不知道自己說些什麽。

* * * *

當夜已下來的時候，哥士瑪·拉加埃裝配好他的馬具騎上馬。那時他說：

『貴人，在佛爾得色的林道上等着我。』

門開開了，馬的鼻孔發出呶呶的聲音，如一條龍般衝了出去。

滿身照澈秋露的面幕，織成光網，把靜悄悄的山和黑漆漆的林都亮起來了。栗色的馬急速的蹄聲振破了深沉的靜寂。拉加埃靜靜地騎在馬上，經過木葉疏朗的樹林的橫枝下；他好像是藍的光輝裏的鬼影一般。

他到佛蘭雪尼了。人人都已睡靜，門關閉了。哥士瑪敲門：拉達！拉達！

『那裏誰呀？』裏面有人喊。

『開門！』拉加埃說。

『你是誰？』

『開門！』哥士瑪叫。

裏面有人低語着：

『開！』『不要開！』『開，這是哥士瑪呀！』

亮光透過門上牆壁間的窟窿，照着哥士瑪的臉龐。一陣息率的聲音漸漸可以聽見，亮光熄滅了，門上的橫門格拉一響。

哥士瑪走進空園子裏，在台階邊下了馬，推開門。

『門開着，』他喃喃地說，『這婦人倒不張皇。』

在黑暗的走道裏，他的步履聲與馬刺聲如在一個禮拜堂內回響着。一間屋子裏發出一種

響聲來，一道輝耀的亮光照進走道裏來。蘇丹娜在門口出現，服裝是白色的，她的頭髮還未梳成髻，皺着眉頭，右手拿着一把柳葉刀。

『你是誰？你要什麼？』她喊。

『我來取你的，』拉加埃簡短地說，『取你到貴人尼考拉那裏去。』

『唉，你們都是賊盜嗎？』婦人說，舉起她的柳葉刀。『瞧，你將遇着你的尼考拉一樣的命運！』

拉加埃向前一步，從容地捏住柳葉刀，把婦人的拳頭緊握一下，這鋼刀便丟在一邊了。婦人連忙後退，喊着：

『格微里！尼古來，都特！快來帮忙！』

人聲沸揚了，僕役蜂擁到走道來，立在門邊。拉加埃走近婦人，想捉住她。她避開他，從桌上拿起一把小刀。

『你們在做什麼，蠢貨？幫忙呀！捉住他，縛住他！』

『不要胡說——我看你不怕嗎？我除掉我正在幹的，不能幹別的了嗎！』拉加埃說。

於是僕役喃喃地說：

『怎麼我們能縛住他呢？這是拉加埃。他到這裏了！夫人，哥士瑪·拉加埃呀！』

『弱者！』婦人喊，自己撲向哥士瑪去。

綠林好漢握住她的臂膊，把她的兩手合攏來，用一條皮帶縛緊，把她像一束東西般挾在他的臂膊下。

『讓一條路出來！』他說，這般人散開各邊，互相傾跌。

『什麼樣的婦人中的一顆珍珠啊！』哥士瑪想，當他大步沿走道走去，他的臂膊下帶着那婦人的時候，『他不是壞趣味的，那個貴人尼考拉！驕傲的婦人！』

蘇丹娜張開眼睛驚惶地看看僕役，他們在他們的恐怖之中讓開一條路來。她覺着自己如被挾在一個榨器裏一般。她終究舉目看一看拉加埃的兇狠的面容。由屋子裏射來的光亮反映在這人如鋼的眼裏，照着他的久經風霜的臉龐。

『你是誰？』她喘一喘氣。

『我嗎？哥士瑪·拉加埃。』

婦人又看擠在屋角裏的僕役一眼，她沒說別的話。現在她知道了。

在外面，綠林好漢騎上栗色的馬，把婦人放在他的前面，把馬加緊一鞭。馬的蹄聲重又把夜的沉寂打破了。

『什麼樣的婦人中的一顆珍珠啊！』拉加埃想，馬在路上像鬼影一般快跑。

這婦人轉過頭，借月色細看拉加埃。

『爲什麼你那樣看我，婦人？』

婦人的黑色的頭髮顯耀在光的巨浪中。樹葉因着了白露，如銀葉一般閃閃反光。婦人看看綠林好漢戰慄起來，她覺着自己被緊抱在他的有力的兩臂中，她的兩眼像兩顆星般在深鎖的雙眉下燃燒着。

『爲什麼你那樣看我，婦人？爲什麼你抖動起來？你冷嗎？』

在奔跑的馬蹄聲達達響過樹林的走道，木葉如銀子般閃閃發光，栗色的馬過去如鬼影在

光中一般。

一個影子驀地在遠處發現。

『外頭那是什麼？』婦人問。

『貴人尼考拉在那裏等着我們，』拉加埃回答。

婦人不再說什麼。但是哥士瑪覺着她直起身子來了。皮帶被咬斷了，兩隻雪白的手舉起來。綠林好漢不及去止住她，像電一般她用她的右手牽住馬韁，掉轉馬頭，牠的左手圍在拉加埃的項頸。綠林好漢覺着那婦人的頭緊靠在他的胸間，溫柔地低聲說：

『你把我交給別一個人嗎？』

於是馬像鬼影一般在藍色的光輝裏飛跑過去；草地上響着在奔跑的蹄聲，銀色的樹葉閃閃發光，黑色的鬈髮飄浮在風中。現在影子却好像在追趕他們了。地平線上的山裏好像棲有怪異的人物，在輕霧中奔跑。可是黑的影子還在迅速前進直到遠方夜的陰暗裏始行消失。

註一　哀爾（ell），英國一哀爾等於四十五英寸。

註二　貴人（Boyer）是羅馬尼亞的一種爵名。

漂泊的人們

M. SADOVEANU 著

一所房屋，隔開市上鬧熱的地方，孤零地坐落在一個園子的中央。

這是一所老屋，牠的洋台又高又闊，有巨大的白漆的柱子。峻峭的屋頂蓋着瓦，瓦上生着綠色的蘚苔。洋台前面朝南的地方，挺立着兩二美麗的圓形的香橼樹，散佈着牠們的影蔭。

八月裏有一天，主人薩維開和他的妻子安娜正在洋台上坐着。夫妻倆都老了，飽嘗過人生的風波和惡運的磨難。老翁留着長長的銀白色的鬍鬚和頭髮，頭髮是在中間分開，而頂上光滑

滑的；他抽着一枝很長的烟管，他的碧藍的眼睛凝視在向夕陽展開着的平原上。老婦安娜從一隻竹筐裏揀出一簇花朵。他仍舊魁梧而矍鑠，她巧小的輕輕地動着身子。四十年前，他們離開他們破敗的波蘭，徙居在我們的國內。他們養着一個乾女兒，一個三十歲的兒子——一個獨身的手藝工人。他們經營着園圃的事業，在這所老屋裏已經住上三十個年頭了，這三十年他們在這塊地方過的是一種淒涼的單調的生活。他們只有他們的乾女兒瑪其大娜；他們的兒子羅曼近十年來漂泊着全球。

老佛拉地迷捋捋他的鬍鬚，口中噴出烟來；午後的熱使他解開他的綠色的上襖。老婦正揀選着花朵。一陣微風，帶着芳郁的香味，從園裏吹來，從結實纍纍的樹裏吹來，從鮮麗的花上吹來。時時樹葉的顫動送來一陣息索的聲音到這平靜的洋台。

間或有和諧的歌調經過開着的窗子蕩漾進來。

突然，一陣隆隆的響聲打破了日中的沉靜。這是甚麼聲音？一輛車子呀。老翁吃着一驚，放下烟管，站起身來。老婦將她的頭，裹在一條白圍巾裏的，探出欄柵外去。轔轔響着的車，車箱上坐着

一個難看的猶太人，拉近來了，停住在老屋的門口。一位強壯的闊肩膀的青年下車了，右手拿着一個大包裹，左手提着一隻箱子。

『羅曼！羅曼！』老婦用她的微弱的語聲叫起來。她想站起來，可是軟洋洋地退倒於花旁了。

『喏，喏，老夫人，這是羅曼，』老翁高興地喃喃地說，他一邊走下台階。

『密斯脫羅曼！』一聲輕柔的叫聲，瑪其大娜娟秀的頭在窗子旁邊顯現了。

羅曼已經把包裹放下，撲到他的父親懷裏了。

『是，老夫人，這是羅曼！』佛拉地迷薩維開喃喃地說，眼裏含着眼淚。他擁抱他的兒子，緊緊地把他摟着靠在他的心頭。『是，老夫人，這是羅曼！』那是他的能想得出說的一切了。

『母親，』羅曼喊說，『我不曾看見你整整十個年頭了。』

年老的母親嗚咽了，她的兒子拉她靠在他的胸頭，老翁轉着圈子，眼淚垂到他的鬍鬚，喃喃地說：

『是，是，老夫人，這是我們的羅曼。』

羅曼直起他的強壯的身體，回過頭來的時候，他瞧見一個白的有蔚藍的眼睛的臉龐在門口。他呆呆站起來；女孩看看他，嬌羞地微笑着。

『哈！哈！』老薩維開笑起來了，『怎麼？你們倆大家不認識了嗎？唉！互相親吻罷，你認識瑪其大娜從她還是小孩子的時候起的。』

兩位年輕的人默默地兩下走攏來，女孩眼皮下垂着，把她的臉湊過去，羅曼吻了她。

『我不認識了，』羅曼說，『她長得這樣大了。』

他的母親溫和地笑說，『你，羅曼，你也長得比從前更高大了——而且更體面了。』

『我們的羅曼天然是體面的，』老翁說，『我們的羅曼，老夫人。』

母親又吻她的兒子了。羅曼在洋台上一把椅子上坐下，老翁坐在他的右面，老婦坐在左面；他們觀看他，他們的眼睛飽看了他一回。

『我的媽媽！我的媽媽！』他對老婦說，『我好久不曾看見你了。』

結局他們都不說話了，有意地互相看看，微微笑着。橡樹的和柔的息索聲打破八月天氣的

悶熱和沈靜。

『你從那裏來的，羅曼？』老翁驟然發問。

『從瓦薩，』他的兒子說，抬起頭來。

老翁張大他的眼，於是轉向安娜。

『你聽見嗎，老夫人，從瓦薩來的？』

老婦點點她的頭，驚異地說：

「從瓦薩來的！

『是，』羅曼說，『我曾經遊歷徧波蘭，到處都是苦境，我還到過居住在世界各處的我們被流徙的同胞們的中間。』

他的話音裏帶着深邃的苦意。老夫婦看着他笑迷迷地，可愛地，可是沒有了解他。一切強烈的對他們祖國的感情早在他們的心裏消滅了。他們坐着快樂地觀察他們羅曼的蔚藍的眼睛，他的可愛的光澤的臉，他的美麗的豐茂的頭髮。

羅曼開始說話了。漸漸地他的嗓子提起來，有力的發出聲音，滿含悲哀和苦楚。那裏他還不曾到過啊！他各處去過，各處他遇見被流徙的波蘭人，憔悴在異國人之間，困頓在遠離祖國之外。各處相同的思慕，各處相同的悲哀。專制魔王統治着他們的老家，被壓迫者的呼聲響絕天地之間，愛國的志士搏在練條裏或者踏着往西比利亞去的大路，一羣羣的平民逃出他們父母的故鄉，大批的外國人像潮水一般搬遷到他們的地方去。

『羅曼！羅曼！』老婦說，眼淚湧了出來，『你說得多麼美麗啊。』

『我們的羅曼說得美麗，老夫人，』佛拉地迷薩維開說、『美麗，可是他帶給我們的是悲傷的消息。』

老人的靈魂裏，舊時的思慕和凄苦的回憶開始活動了。門檻上瑪其大娜，她眼看着羅曼，沮喪地戰慄地站着。

忽然兩位老人走進門來。一位有濃厚的，灰色的鬍鬚，又一位留着長鬚、那裏邊已有幾根像銀絲般的了。

『啊，』老薩維開說，『這裏來了潘志微西，這裏來了陸健高斯基，我們的羅曼已經來到了。他在這裏！』

『我們知道，』陸健高斯基莊重地說，『我們曾經看見他過。』

『是，是，我們曾經看見他過，』潘志微西喃喃地說。

他們倆都走將攏去，熱烈地和羅曼握握手。

『路上平安，歡迎！瞧，現在這鎮上所有的波蘭人都聚集在一塊兒，』陸健高斯基說。

『什麼？』羅曼問。『只有這幾個留着嗎？』

『其餘已經去世了，』老薩維開傷心地說。

『是，他們已經去世了，』潘志微西喃喃地說，用手指摸摸他的濃厚的鬍鬚。

他們大家靜默了一會。

『老夫人，』佛拉地迷薩維開說，『去拿一瓶酒來，也拿些東西來吃，或許羅曼肚飢了。但是你在那裏呀？安娜在那裏呀？』老人問，看着瑪其大娜。

『不要着急，她已經去預備東西了，』女孩微笑地回答。

『那不錯！那才是！』於是回過頭來向兩個波蘭人。『你們不知道羅曼怎樣的會說。你們該得聽一聽。羅曼，你應該再說一遍。』

老婦帶着酒和冷的肉來了。她把肉放在她的兒子的面前，把酒放在老人們的前面。他們一起開始說話了。但是羅曼的語聲在夏天的沈靜裏抑鬱地響着。於是他們舉杯祝羅曼康健，并祝他們每人的康健。

『到波蘭去！』羅曼興奮地喊，用他的拳頭敲桌子。然後他開始說起話來了。

『你們知道怎麼樣一般被魚肉的同胞開始呻吟和躁動嗎？那邊不久便有一次極強大的風潮起來，這將打破牢獄的石壁，自由的聲調將響澈於全波蘭的各處！唉，你們不知道那邊的痛苦，那邊的凄慘！被異族蹂躪和滿目荒涼！自從高斯息科死了以後，那邊到處是流徙，是顛沛！媽媽，』羅曼喊，回過頭來朝着老婦，『將那邊這隻箱子給我，我須得唱些給你們聽聽。』

說着這幾句話，他的眼睛發暗了，他向空間瞪着。老人們看看他，很受感動，他們的頭垂倒在

胸間，一句話也不說出。沉默統治在這所老屋，園子裏也靜悄悄的；朱顏的夕陽，冠載着火焰般的雲彩，正在向森林的碧海裏浸沉下去。金色的光線射進老洋台來，映在羅曼的頭髮上。

他的母親提給他那隻箱子。

『好，』年輕的羅曼說，『我要奏我的六絃的古琴，唱些給你們聽聽。我要唱我們的悲哀。』

於是，在他的手指下，琴弦便像睡裏醒來一般錚錚地響起來了。羅曼的身體向前屈一些，他唱起來；老人們圍着他一動不動地坐着。

凄愴的琴聲顫動了老屋的沈靜的空氣，音節軟軟的悲哀的像幽遠的山鳥的哀鳴，深長的帶着痛苦的戰慄；曲調播揚在悽清的夕陽裏像過鳥一般的飛行。

在老人們的靈魂裏，過去的悲哀的呼聲像潮水一般起來了。歌詞哀悼錦繡河山的破碎；他們好像在一個凄愴的夢裏聽着那些爲他們祖國而死的人的哭訴。他們彷彿看見高斯息科，掙扎得力竭神疲，滿身鮮血，手執着一把劍跪着。

波蘭完了！波蘭完了！到處是破滅，徧地是死亡；悲哀的哭聲起來；小孩子們離開他們的凄慘

的家園，惟悴死在異國的土地上。

和音滿帶着悲哀發揚於悽清的夕陽裏。接着慢慢地，慢慢地，曲調消滅好像牠不勝悲哀的樣子，直至最後的和音軟軟地完了，像遠處的一種顫動，終結在死一般的靜默裏。

聽者彷彿已經變做石頭了。羅曼把他的頭靠在他的手上，他的眼睛充滿着痛楚，轉向像火焰的落日。他的下頷抖動了；他的心裏飽含着苦的記憶。老人們坐着好像失盡知覺，像有些受傷的動物，他們的頭靠在他們的胸間；老母親咽泣着，嘆着氣，她的眼看在羅曼的身上。羅曼轉他的眼睛看門的時候，他看見兩顆亮晶晶的淚珠在瑪其大娜的眼睛上；在靜默中間，他自己的眼注視着女孩兒的眼，那時最後的一線紅光從樹林裏褪去了。

初生之雛

I. AL. BRATESCU-VOINESHTI 著

某年春，一隻鵪鶉疲倦得幾乎要死——她來自距此很遠的非洲地方——收住雙翼，停下在樹林之旁青色的稻田裏。幾日休息後，她便從事搜集樹枝，枯葉，稻草等物，造了一個窠在一個土堆上，墳起的，因此雨水不會浸壞牠；於是繼續七日內，她產了七顆蛋，如糖粒一般小，她就把牠們孵化起來了。

你曾見一隻母鳥怎樣孵化她的蛋嗎？是，那鵪鶉自然也是一樣，不過她不孵在巢內，而在巢

外，在稻子的中間；天下雨了，注灑下雨點來，但她動也不動，不讓雨水一滴打在她的蛋上。三星期後，幾隻可愛的小鳥孵出來了，不像麻雀初生時全身無羽的，却生了些黃色的纖毛，像小雞一般，只是小些，像七個小小的絲球，他們就在稻田裏爬來跑去覓食了。有時鵪鶉捉到一隻螞蟻，有時一隻草蟲，她把牠啄成碎塊，於是他們的小喙發出劈克！劈克的聲音走去，立刻把牠吃掉了。

他們是美麗的，謹愼的，聽話的；他們跟着他們的母親走路，她叫他們「劈脫拍！」他們就迅速地走回到她身邊來了。一日，在六月裏，農夫們來割稻的時候，雛鳥中最大的一隻不曾於他的母親叫呼的時候趕快跑來，唉，一個小孩用他的帽蓋住他了。只有他能夠說出他所感覺的這沉重的恐懼，當他知道自己被捉在小孩的手中的時候；他的心如我袋中的錶般跳着。好運氣，幸虧有一個老年的農夫爲他討饒。

『讓他去罷，馬靈，他將活不成，這在他是很可憐的。你沒有看見他不能動彈了嗎，他被你嚇呆了呀。』

他得到自由的時候，他滿懷着畏怯之心，逃到鵪鶉那裏去，告訴她他所遭遇的事情。她拉他

到她身邊，安慰他，並對他說：

『你知道不聽我的話就要遭禍嗎？你長大的時候你能夠隨意走動，但你尚是年少，你必須聽從我的話才行，否則，或許要出更不幸些的事呢。』

他們這樣過着日子，滿意快活。稻穗刈割，稻草捆束，散下一堆堆的穀粒在稻根株上，給他們做食糧，近處雖然沒有水，他們却不須熬渴，因爲早晨他們在草葉上飲露水。在日中，天氣很熱，他們棲息於樹林之蔭，午後熱氣稍減，他們都出來到稻根株上，但在寒夜，他們是聚在一堆，在鵪鶉的兩翼保護之下，宛如棲在一個蓬帳之下，漸漸他們身上的纖毛變爲絨毛與硬羽了，以他們母親的幫助他們開始飛行了。飛行的課業是在清晨舉行的、正當夜與日交代的時候，又在暮色蒼茫的黃昏時候，因爲在白天難免有危險，老鷹是常在割去稻的稻田上翱翔的呀。

他們的母親坐在旁邊，問他們說：

『你們預備嗎？』

『是，』他們回答。

『一，二，三！』

她說『三，』時，忽的他們都從樹林之旁飛出，飛到大路上如崗位一般的遠近，又飛回來。他們的母親告訴他們，他們學習着飛行，在預備一次長途的旅行，當夏天完了的時候，他們就須舉行的。

『我們將要在高高的天空裏飛行幾個整日整夜，我們就可看見在我們底下的大城市大河和大海洋。』

八月快要完了，一日下午，小鳥們靠近他們母親的身邊，在割去稻的稻地裏，正遊戲得快活的時候，一輛車子隆隆的來了，停住在農田旁邊的路上。他們都抬起頭，眼睛如黑珠一般，側耳聽着。人的說話聽見了，叫着：『尼羅！追呀！』

小鳥們並不瞭解，但他們的母親知道有人出來打獵，她恐懼得動彈不得了。樹林是躲匿處，但恰巧那方面來了一個獵人。一會兒焦慮之後，她命令他們蹲伏倒，身體緊靠着土地休想動一動。

『我須起來，你們須伏着不動，那個飛起來，那個就丟了性命。你們知道嗎？』

小鳥們閃閃他們的眼表示知道，仍靜悄悄的伏着。他們能聽見一隻狗在稻根株上掠過刹刹的聲音，時時又聽見人的說話的聲音：『你在那裏？追呀，尼羅！』

刹刹的聲音近起來了——狗見了他們；他站定不動，一隻脚提在空中，他的兩眼看定了他們。

『不要動，』鵪鶉對他們輕聲說，她迅速地離開他們走遠了。

狗緩緩跟住她。獵人趕上來。他的足這樣靠近他們。連一隻螞蟻爬上他的靴統他們都可以看見。哦，他們的心如何跳着呀！幾秒鐘後鵪鶉起來，低低地沿着狗的嘴部之前數寸的地方飛着。狗追逐她，獵人跟着叫着：『追呀！追呀！』他不能開鎗，因爲怕誤傷他的狗；鵪鶉故意裝着受傷的樣子，狗以爲決可捉住她了，但她想她已出於鎗彈所及的距離以外的時候，她迅速飛到樹林去躲藏了。

這個時候，最大的雛，不依他的母親吩咐，如他的兄弟一般伏着不動，鼓起他的雙翼飛了；獵

人聽見他的飛的聲音，轉身放鎗。他在幾步路之外。只一鎗中了他的翅膀，他並未墮下，他設法飛行遠至樹林，但至此他的翼的運動使本已折裂的骨頭完全斷壞了，這初生之雛就帶着一隻折壞的翼跌下。

獵人知道樹林是很叢密的，又以爲這不過是一隻小鳥的問題，決定這不值得費時光到樹林中去找尋。別的小鳥們並未離開鵪鶉留下他們的地點。

他們靜聽着。時時他們聽見鎗聲和獵人的口音叫着：『帶到這裏來！』過了一會，車子由林旁的道上去了，獵人跟着去；漸漸鎗聲與呼聲微弱起來，終至聽不見了，在薄暮靜寂的空氣中除促織的歌聲外一切都聽不到；但是夜下來的時候，月已高出康納扎爾山上了，他們清楚聽見他們的母親喚聲，由稻田的那邊傳來：『劈脫拍拉！劈脫拍拉！』 他們迅速飛向她那裏去，尋着她。她數數他們；丟失了一隻。

『大的那裏去了呀？』

『我們不知道——他飛去了。』

於是心碎的鵪鶉就高聲叫起來，格外高聲些，在各邊聽聽。微弱的聲音從樹林裏應來：『劈由！劈由！』

她尋着他的時候，她看見打壞的翼的時候，她知道他的命運注定了，但她遮藏過自己的憂愁，使他不至失望。

從此起，悲戚的日子展開在可憐的初生之雛的眼前。他帶着他的拖在身後的傷翼不能運動；以他的含淚的雙目瞧他的兄弟們在早晨或晚間學習飛行；在夜裏當他的兄弟睡熟在他的母親兩翼之下時，他憂戚的問她說：

『母親，我不是就會復原，我就能和你一塊兒去嗎？你也就要指給我看那大城市大河和汪洋了，是不是？

『是，』鵪鶉答，勉強使她自己不哭出來。

就此夏天過去了。農夫們攜着犂來耕割去了稻的稻田，鵪鶉與她的小孩們遷移到鄰近一坵玉蜀黍的田裏；不久人們來刈割玉蜀黍了。他們芟去草，犂起土壤，於是鵪鶉們不得不退移於

樹林旁邊的荒亂的草地裏。

長長的美麗的日子逝去，短促的凄慘的日子跟着上來，氣候漸漸轉爲沈鬱，樹林裏的木葉枯了。薄暮時能看到遲歸巢的燕子在低低沿地飛翔着，有時他羣過路的烏飛過，在寒夜的靜漠裏。鶺鴒的叫聲能被聽見，一切的鳥都向同一的方向——向南徙移了。

悲苦的掙扎佔據在可憐的鵪鶉的心裏了。她已不能把自己分成二個，一個偕她的康健的小孩們而去，秋深了，他們就要忍受寒威的煎熬；一個仍舊伴着那隻受傷的雛兒，他如此絕望地偎倚着她。一日，天色毫無變化，忽然自東北方吹來一陣凶險的狂風，於是她決定了。不如讓初生之雛的一隻死去，保全其餘能——不忍回首顧看，怕她的心軟去，她與康健的小鳥高飛去了，那時這受傷的一隻虔敬地叫着：

『不要丟棄我呀！不要丟棄我呀！』

他想起來跟他們，但是不能，仍躺在原來的地點目送他們，直到他們在南方的地平線上看不見的時候才休。

三日後，地穿上冬日白色的寒衣了。狂怒的雪潮後，又繼以平靜的如結晶般潔爽的堅冰，同時又下了嚴霜。

*　*　*　*

在樹林旁邊躺着一隻小鳥，一隻翼被折壞的，冷得僵硬。一期巨大的受苦後他沈入一種可愛的半意識狀態之下了。他的心裏閃映出一串的事情來——割去了稻的稻田，一隻靴統有一隻螞蟻在上面爬，他的母親的溫暖的兩翼。他翻轉身，躺着死了，他的一對小足並着，似乎是在祈禱的樣子。

伊麗耐

B, DELAVRANCEA 著

我的父母是在同一年頭裏死去的，那時我還很小；我想我大約有七歲了罷。

我痛哭他倆的死，因爲我愛他倆，但是我走近他們的靈櫬的時候，我覺得那裏並不只我一個人。

你一定知道我的父親遺下一大筆的財產。

有許多人聚集在他的靈櫬的四圍，他們還不能寬容他。

他們談起遺囑來了。

內中有一個族裏的人，我的父親曾這麼說到他過：『自從他來過我們家裏以後，這是很長遠的了，我不知爲什麼他老是和我們那樣談不來。』

告訴你知道，這是不近人情的：這是他的兄弟，我的叔叔，一個很好的人，不過有一樣不好——他愛打牌，把他的全份的財產都賭去了。我在父親的文書箱裏，尋到一張他欠我們錢的票據，字跡很秀麗。簽字式很漂亮，可是不曾還清。

我走近靈櫬；我決定我應該像別人從來不曾那樣哭過的痛哭一場。

我的家裏沒有父母了。

有人揑住我的小手，他吻吻我的兩頰，對我說：『約哥，約哥，哭呀，約哥，他們是永不會轉來的了！』

這是他！這是寫那張債據的叔叔？

正當我的眼睛該飽含着眼淚的時候，我看見他，我看看我的四周，我和這許多雙眼睛相遇，

於是——我害臊起來，不能哭了，啊，一個人悲哀着的時候，覺得哭是害臊的，是多麼要命啊！

你看見我是何等害臊嗎？你理會了嗎？理會是難的。這是難的，因爲你們讀者原是和我地位不同的。你們一個也不和我一樣的。

* * * *

我是多麼好，多麼膽小，因此，我過完二十一歲的時候，我還不願捨棄我的大舅父的保護，他是一個很溫厚像我一般的，很怕羞像我母親一般的人。

這事使我發笑。我對你撒謊，這可以嗎？爲什麼我該撒謊呢。我不要求你什麼東西，你也不要求我什麼東西。爲什麼我該撒謊呢？

但是我不老實地告訴你，爲什麼我不要求清算我的未成年時期的帳目，爲什麼我住在這所房屋裏，那是如乳一般白的——尤其是在月夜——有迴廊，有橡樹的步梯，有頭上彫着花和四圍刻着細紋的柱子的：這是確實的。

我喜歡這房屋嗎？是的。

我喜歡我的舅父經理我的事務嗎？是的。我已達到自立的年齡了，我難道還害臊，好像懷疑他的誠實般的，不去要求清算帳目嗎？是的。還有什麼事故呢？還有什麼別的事故使我願意囿於樊籠裏呢？

若是你稍稍斜看我一眼，我就臉紅起來，回答說，『是的。』若是你就在我已經頭髮頒白的現在看我一眼，我當像一個犯罪的小孩告訴你：『不，我十分愛這所屋子，或者和我住在一起的舅父，這是不正確的。有別的事故呢。』

還有別一個人呢，除掉和我同歲的表兄弟，除掉我的舅父——我的舅母已經去世——除掉這所屋子，除掉一隻長毛狗以外。還有別一個人呢！

啊！這種別一個人會改造多少沒用的人，會迷惑多少害臊的人，把多少商人變成詩家，使多少教授內的生活動搖，把他們的學說組織像蛛絲網般吹去了啊！

無疑，這是一個很足傾倒人的「別一個人」，使你上了念一歲的年紀以後，你已可掌管一萬五千來衣（一）的遺產了，也會留戀在保護人的家裏的。

我想你早已猜透我到現在還隱藏着的祕密了罷。

呵，女人，女人！他們管什麼膽小的或深思的人呢？

不論爽直的人，不論深思的人，怎能抵抗一種輕快的步態，一雙眼睛，閃爍着的，滴溜溜的，能穿視過最冷淡的，最自私的，最不易鑽過的心的呢。

* * * *

這不就是曾和我在小孩時期耍過各種把戲的伊麗耐嗎？她不就是穿着寬袖的，長只及膝的舞衣，旁晚時她的白色的絲襪變成淡綠色的任性的愛玩的女孩嗎？她不就是在放學歸來的時候，把書本丟在迴廊上，伸臂摟着我的項頸，要我給他騎在我的背上的小怪物嗎？

孩子長成爲少女了，溫柔的，無限的天眞的眼睛，我在那裏，如在一處無際的曠野，把自己消失了，現在閃耀着二道魔火，在那光亮裏，我看出一種有喜樂，有情感的生命底解釋。

現在伊麗耐時常和我握手。她十五歲了；有幾次，我握她的手的時候，感着她的手異樣——和暖些，溫柔些，此外說不出是什麼。他的性格漸漸變幻多端，不再像舊日的那般平和；她不再快

快地不斷地說話了。

假使我對她說：『伊麗耐，你想今天會下雨嗎？』或者『伊麗耐，只有二星期就要放長假了，你喜歡嗎，像你從前一般，當我們到斯拉維克去的時候？』伊麗耐默默無言，眼睛瞪着她的前面，我可斷定，那時候她什麼都沒看見——樹木，房屋，天，好像在一層濃霧中消失了。

這樣靜默使我驚駭和不安起來，我對她說，低聲地，幾乎好像我做錯了什麼事，向她賠罪般的：

『伊麗耐，你一從學校回來：你就已經厭倦起來了嗎？』

她的臉上立刻透露一陣狂熱的歡樂；她笑了，說了，講些小故事，這她只開了頭，却不講完的，尤其是關於學校生活的。

『你不知道的，』他用又快又重的嗓子對我說：『我的一個朋友給我看一封信。只有我和別個女孩和他的姊姊讀了他一遍，她好像又把這封信昭示給別人看了。我幾乎笑得要死。』

於是伊麗耐開始笑了，笑了，笑得連眼淚從她的玫瑰色的兩頰滾了下來。接着歎息，又笑，她

起頭說：

『他寫給她，顫抖着，寫着只有兩顆星，燃燒着，而且對他說話。他所說的星，怎麼能夠燃燒呢？難道他們是煤球嗎？怎麼能夠說話呢？我不明白。在那話之後，寫着冰，溶解着的，大理石，一牀火，一個僧院，自殺——呵！可憐的瑪利！眞的，我爲她可憐，薄命的女孩！多次，我們互相摟着項頸，互相親吻。我們互相親吻，哭起來了。你一定知道，約哥，我們互相都不隱瞞的。每期星一，她讀一封信給我聽，在信的上面可以看出偌大的淚珠的痕跡，我把自已克制住，使不會對「二顆孿生的星燃燒，說話，」那話兒發笑之後，不得不哭了，相信我，我是挖心刻骨地痛哭的。薄命的親愛的人！』

伊麗耐在這樣快樂地笑過以後，快要哭出來了，但是當他看見我的眼睛下視着，靜聽着，好像是不快活的時候，他帶着作惡的譏刺的口吻問我：

『約哥，你想今天會下雨嗎？』

這種景況常在早晨發生。星期日是我枯悶的日子。整天裏，伊麗耐對我說着『請，請。』他刺刺繡，或彈彈鋼琴，却不和我一塊到庭院裏和園子裏去走？整天我覺着對於一個怕羞的，有『一

對說話的眼睛』的人可怕的憤怒。

整整三年，我過着這樣的生活：六天內做着勇敢的夢，星期日恐怖和憂慮，一天天驚人的計劃稽延下去，隱瞞在只是膽怯的和爽直的人所有的面具下。

在去年，在斯拉維克過完一個假期以後，我打定我的主意。

她到學校去的一天，我們幾乎不敢互相親吻。多麼冷的親吻啊！我們大家都不曾瞧誰一眼。我記得我看看沙發，在我，似乎我的嘴唇觸着堅硬的黃色的物體，而不是那碩實的，玫瑰色的，在我是一種可怕的歡樂的面龐。

我的主意打定了，我自信無人能夠再有這般英雄式的決心。

鼓起我的勇氣來，在頭一夜，我想出這幕情景，我要在下星期日那天實行的這幕情景。我全夜不曾睡熟；強度的黑暗裏，我看見花園，我看見伊麗耐，我聽見自己，我聽見她了。

*　*　*　*

雄雞啼了。我仰天躺着，面孔朝天，眼睛閉着，

我因爲在這幕情景裏，這正在我的心裏開演着，表示大膽，正流着汗。

『伊麗耐，你到花園裏散步去嗎？』

她明白我決定要和她說些重要的話。這般的勇氣是印人的，逼人的。

雄雞啼了。時已中夜。大雨正在傾盆；閃閃的電光，如萬道金蛇，不住映入我的帳子裏來。

『伊麗耐，你必須和我一塊兒去。你不看見多麼美麗的一個日子嗎？我發見一串葡萄，我爲你保護着整整一星期了。』

『不，謝謝！』

『你不去是不可能的。我已決計要告訴你幾句話——』

『什麼？』伊麗耐回答，她的眼轉到我的身上來了。

誰能當得住這樣燦爛的眼波？我低下頭來，但是這種懦怯的反動使我覺着英雄式的勇氣，我抬起我的頭，回答她：

『你一定要去！』

我一生從來不曾命令誰過。我在命令着她呢！

夜如桐油一般的黑；外邊下着雨。我翻身朝裏床，閉上我的眼。天忽然亮了。這是一天美麗的星期日。我仍舊有那樣的勇氣，再對她說：

『你一定要去！』

我握着她的手。從此起，我的心幾乎停止跳躍了。我告訴她我二年來想對她說的一切。

『伊麗耐，伊麗耐，我愛你！你愛我嗎？爲什麼你沒有話說呢？爲什麼你只是低着頭呢？告訴我，我該離開那所屋子，那裏我眼看着你長大起來的，或者——』

『好了！』

我們互相擁抱；我們互相親吻。這幕情景完了。

主啊！人們在求愛的時候，是多麼有勇氣呀！

我想到這幕情景還不曾開演，不過只是期待着他的實現，我全身冷過去了。我恐怕這般勇氣，縮進我的被下去了。

天開始發亮。我漸漸睡着，這幕英雄式的情景又開演了。

『伊麗耐，你到花園裏去散步嗎？』

『不，謝謝！』

『這是不行的，你必得——』

* * * *

次日，我在十點鐘左右醒來。我的舅父和善地平氣的問我：

『約哥，你今天起來得這般遲，你有些不好過嗎？』

我覺得我不該，忸怩地回答說：

『不——一本書——我睡得遲些。』

我的耳朵熱起來，好像我曾把她靠在一個熱爐的旁邊過。

遊廊似乎在我的眼前沉下去了。你知道，在那個時候，一種思潮闖入我的心裏，把我克服了嗎？伊麗耐不過是伊麗耐，但是，對於我的舅父，什麼勇氣我用得着呢！他，一個篤於舊習慣的老人，

在他的晚年，怎麼看待，在禁止範圍內的，他自己家族裏邊的人的通婚呢？

他爲什麼站在我的面前呢？他爲什麼那樣看着我呢？他明白我，在稱讚我嗎！他的嘴唇雖然並未運動，他的臉色可彷彿在說。我聽見他的心裏的話，和有人在我的耳邊低語一般的清楚：

『我永不能相信，姪兒，你竟把我的孩子的心打動了！若是你的母親在世親眼看見這事，她該怎樣說呢？』

爲什麼我的舅父老是在我的面前呢？他看着我，還是看着別處呢？有什麼別的東西可看呢。我不知道過失是否大小，但是判斷是嚴酷的。我的判斷逐漸大起來了，大得如忝旦（二）一般，像一道牆一般，在我和伊麗耐的中間。在我的耳邊響着我所相信的是他祕密地加於我的判決：

『一個多麼墮落的青年！老人過去了，舊的道德觀念也與他們俱盡了！』

我正要在一把椅子上坐下。我的舅父對我說：

『約哥，你還不曾用過咖啡。你好像有些不舒服，是不是？』

什麼樣的譏諷；他的話比從前還和柔嗎？用不着想的！我明白他。上帝衛護你，離開一個責罰

你的善良的人。覺得自己在一個善良的正直的人面前犯了罪是夠不好的了。

爲什麼發明責罰人類的這件事？責罰是罪過的報應。我願我的舅父宣告他的責罰的判決。但是不然，他已把我當做囚人了，他已判斷我了，他不責罰我，却俛身給我咖啡與兩塊麵包。我一生從來不曾嘗受更大的苦悶了。

無疑的，他看見過我們常常一塊兒默默地不大高興模樣散着步，他明白爲什麼伊麗耐有幾個星期日住在家裏。自然他知道爲什麼我非至黎明的時候不去睡覺，誰知道呢，他或許聽見過我在夢中叫着：

『伊麗耐，伊麗耐，我愛你！你愛我嗎？』

我的舅父對於他的女兒和他的姊妹的兒子結婚，他該怎麼想呢？這不過是請求赦罪而已。這不會使這樣虔信宗教的人在他的老年時候變爲一個笑罵人的嗎？爲什麼理由呢？爲了一個他所撫養大的孩子的任性嗎。

伊麗耐和我一塊兒長大，宛如親生的兄弟姊妹，却不像表兄妹一般。假使不過只在民法上

有問題！但還有教會的律例呢！人怎樣才能把牠們踏在脚底下？

整星期，清晨，夜裏，白天裏，用餐的時候，在學校的時間，這思想佔據在我的心裏！

『這是不可能的！這是不可能的！我驚異自己不曾早些看出那個。』

* * * *

星期六那天，大約在六點鐘的時候，我們的舊馬車到庭院裏了；裏面坐着我的舅父，舅父的旁邊坐着伊麗耐。從遊廊的橡樹的台階上，我注視着白色的頭髮和金色的捲鬢，我不能禁住我的眼淚，自言自語說：『這是不可能的。』

伊麗耐跳下馬車，走到我那裏來。她很快活。我們互相親吻，但是，相信我，她似乎吻在空氣裏呢。

『怎麼，約哥？你很蒼白。你瘦些了，還是只是在我看來是這樣呢？』

在我回答她以前，我的舅父，趕快，趕快說：

『我不知約哥怎麼。在我看來他好像害着病，可是他並不這樣說。』

啊！啊！舅父，你不知道我怎麼嗎？你不知道是怎麼嗎？你看來我害着病嗎？我不欲告訴你嗎？你說我是怎麼嗎？你是一個善良的人，但是什麼樣的一個假面具的——

他想我不明白他。

對伊麗耐，我溫和地說：

『沒有什麼，伊麗耐。但是你，你可好嗎？』

繼續如此情形——幾乎整整一年的抑鬱。

爲什麼我該告訴你：我逐漸瘦和蒼白起來，我常常戰慄，帶着祕密的欣悅，當我和伊麗耐在花園裏散步時候，故意咳嗽得格外厲害些？你見過這樣瘦而蒼白的人，你讀過很多的小說，描寫害肺病的情人，或者鎗殺自己，或者投溺海中，因此假使我告訴你我逐漸瘦起來，我玩起牌來，我開始喝酒，有一次我繼續喝了三半瓶，你會吐舌頭哩。

在一個神經質的人底求愛和抑鬱裏是沒有什麼特殊的事件的。誰會和一個受苦的人，一句話沒有，靜靜兒在一塊，即使只一刻兒工夫？我守着緘默，自聖瑪利節到聖彼得節。

『你怎麼樣？』

『沒有什麼。』

『你病了嗎？』

『不，舅父；不，親愛的伊麗耐。』

最後，緊要的關頭到了！伊麗耐完畢她的最後一年的教育。在六月二十日，他永遠離開學校了。

就在那天，她驟然問我的舅父，我們到那裏去避暑，聽完後，她走進我的房裏來。

我正直躺在床上，在讀，印在「編年史」（三）之前的科軋爾尼沙驚人的記載。（四）我打定主意讀法律，研究文學和歷史了。

我看見她，我跳了起來。她一隻脚着地的打了個舞旋，她的長衫好像是一株大芭蕉，展張開來。她旋舞後，在我的面前站住，笑着，拍拍她的手。她用手指撩起她的衣角向我道候，嬌羞地問我：

『我的親愛的表哥，你猜得着今夏我們到那裏去避暑嗎？』

『不伊麗耐，』我回答說，接連咳嗽幾聲，這格外成爲可厭的習慣了，

『假使我告訴你，你將給我甚麼呢？』

她再轉個舞旋，她的長衫掃過我的脚邊，笑着，拍拍她的手，更舒徐地問我說：

『假使我告訴你，你該像一個成人般的，敬意地親一下我的手嗎？』

『是，伊麗耐。』

我又咳嗽起來了。

『不，你得先吻了我的手才行。』

她伸出她的手給我，我悽愴地，但却帶着歡悅的神情吻了一下。

『現在這一隻！』

『那一隻，伊麗耐。』

『到梅哈迭亞去！到梅哈迭亞去！這該是很美麗罷？我對於斯拉尼已經生厭了。』

她很快的在屋裏跑，她的褲管滾上她的膝踝來。我臉紅起來；她臉紅起來；接着忽然一陣格

格的笑聲，她撲到我的身上來，她說：

『我們舞一回波爾加舞罷。（五）我唱。我做男人；我來引領你。』

我聽見我的舅父叫她：『伊麗耐！伊麗耐！你在那裏呀？』

她立刻跑走了。

我躺倒在我的床上。我拿起『編年史』，我不能讀，却想起來了。『伊麗耐！伊麗耐！』第一聲是快急的，嚴厲的，惡意的，第二聲是躊躇的，很柔和的，有些愛憐之意。自然他想安慰她，他要欺騙我。

他想使我相信他毫無作用。但『你在那裏呀？』是什麼用意呢。

我從他說『那裏』的調子，知道問題的眞意義就在那裏。他沒有什麼話要對她說，但是他却很望知道她『在那裏』。換句話說，她會不會偶然在我的房間裏嗎？這種偵察，是鄙視一個他曾教導過他的生活的，他曾支配着他的財產的孤兒，因爲他有權用一句話，以一副臉色，對他說：『這就是我怎樣報應一個忘恩的青年人，他不敬不久就要過去的老年人，這國的道德習慣快

和他們一塊兒埋葬了。』那句『你在那裏呀？』的如白晝一般清楚。你想他不知道她在那裏嗎？

『唉！一個孤兒必須不陷入戀愛才好！』

我不知道我還有什麼別的想頭。房門開了；伊麗耐站在門口。

多麼不快樂的事情呀，看見快樂站在門口，你却知道這不會跨進來；知道這留在外面，如此近，又却如此遠！

伊麗耐跨進門，走到我那裏來。我知道她已跨進門，但是我的快樂仍舊是遺棄在外邊的。我知道老人故意打發她轉來欺騙我，我知道她可是不知道什麼的。

『你知道父親剛才告訴我什麼呢？在聖彼得節，一位客人到我們那裏來了。一個鉅商。』

這是什麼意思呢。

『他還說別的話嗎？』

『沒有別的；可是不錯，他說。我們要殺掉最肥的雞，房屋要裝飾得簇簇新的，因爲我們的賓客是一個重要的商人，一個國會議員，年長的，我不知道此外還有什麼別的話。』

因爲我咳嗽着，正像學校裏的女孩要醫生開鐵質藥和陳酒的方單，尤其是要陳酒的時候，咳嗽着一般，伊麗耐譏嘲我一回之後，她走了。

『嗯！幸虧他是一個老人。倘然他是一個青年呢？』

在聖彼得節那天，我起來，心境那樣躁急，幾乎每種聲響都能使我跳起來。我們知道不是也有些老頭兒昏了頭想娶十八歲的姑娘的嗎？

* * * *

整整三點鐘，我徘徊於地場裏。我等待着敵人，和有一次等待伊麗耐快些從學校回來，一樣着急。我欺騙着自己沒有呢？相同的感覺，完全無二的，到我的身上了，等着我恨的人，如等着我愛的她一般。我希望看見他越快越好；最好一秒鐘；只要認識他；知道他是什麼人。

十點鐘的時候，一輛馬車停在門前了。有一個人出來。我看見他，我就笑出來了。他是很瘦弱的，他是很年老的。他穿着大衣，戴了紅帶，實在漂亮。我敬意地道候他，我幾乎要客氣地說，但是，不幸覺得這般年老的可惡，頭髮已經雪白，我默默地走進花園裏去了。我轉下一條小徑。從一顆悲

傷的孤苦的心裏反射出來的最美麗的自然景緻，多麼悽愴，多麼悲慘啊？到處都是多麼乏味啊！

園門忽然倏的開了，好像是被猛風吹開一般。伊麗耐出現了。她四圍看看，看見我，她飛跑到我這裏來。她的快奔，引起一陣微風把她的白色細紗有黑斑點的薄長衫招展起來。

她的臉色慘白。她握我的手。她的手抖起來了。她想說話，說了幾次：

『等，等，等我緩和了呼吸——』

於是她默無一言，看着我。啊，什麼樣的一副容顏！她的兩眼如電光一般閃着。那藍色的深處在我看來好像是不測的汪洋，翻着巨浪，沒有底的，沒有岸的。我俯視着，被一種不可言說的恐懼，被一陣強度的情緒克服了。我注視着我的靴，我自己想：『他們今天刷了我的靴沒有？自然，他們一定刷過。他們每天刷牠沒有？』

『約哥，你知道那個老人爲甚麼來的呢？』

『不，』我帶着一副呆拙的從容的神情回答她。

他們把我的靴子刷乾淨嗎？或許露水還在草上哩。

『約哥，你知道父親對我說什麼嗎？』

『不。』

『「穿上你的輕紗的長衫」』

『你的輕紗的長衫嗎？那件我最喜歡的嗎？』

『但是你知道爲什麼他要我穿上嗎？』

『自然我知道。』

她戰慄起來。

我繼續說，一邊拿出我的手帕，拍我一隻靴上的灰塵：

『自然我知道。今天不是一個吉日嗎？』

『唉，』她回答說，縮回被我揑着的，她的手，『你知道什麼！你是一個何等不關痛癢，全不明白的人啊！』

不關痛癢嗎？我從她的態度，她的表情，什麼都明白，我帶着自己毫不覺得的鎮靜的神情，彎

下身子，拍別一隻靴子上的灰塵了。

「老人來了，伊麗耐——」我說，看了她一會。

她的臉白起來，她的嘴唇顫抖起來，她的眼睛的光彩暗黑了。

「老人來了，伊麗耐。那麼怎樣呢？他將和我們一塊兒吃飯嗎？那很好，我們桌上多一個人了。」

這是我說的嗎？園子裏只有我和她兩個人。

「老人來，來。啊！」她回答說，用她的雙手捫住她的眼睛。「老人來了，有個人將離開這所屋子！他有——」

伊麗耐開始哭了。

「他有什麼？」

「一個兒子，他是一個工程師。」

「工程師？他學過工程嗎？」

「是，。。。。。。！他是學過工程的。」伊麗耐怒氣冲冲地回答，露出她的漲紅的兩頰來。「是，他曾學過

工——程——有個人將離開這所屋子！』

我瞧着她怎樣站在門口，怎樣輕輕地跨過去，一邊撩起她的長衫的衣角擦掉她的眼淚。我在她的後面看她的去，好一會以後，我抬起我的頭，臉朝着天，在一株菓子樹的底下。

自然是富有生命的！蘋菓樹彎着牠們大椏枝！麻雀兒吱吱叫着，有的展展牠們的翼，有的聚在一塊，在預備一陣狂飛。陽光曬在我的臉龐上。我覺着兩行眼淚滴到我的耳朵裏的時候，我跳了起來，我朝園門望望！充滿着強度的感慨，輕輕地說：

『有個人將離開這所屋子！』

* * * *

次日，我給我的舅父看那醫生的介紹書，說是左肺的病厲害，要我到蒲爾抱爾去休養。

我把這事迅速的說了一遍。我吻了我的舅父的手和伊麗耐。伊麗耐！

我一出邊境，從開着的車窗望那展開在我的面前的匈牙利的野景，我就狐疑起來了。假使她不曾這樣有意的看着我！一回端詳的凝視使我不知所措。假使她曾問我，我要對她說些什麼？

這種怕羞是一種瘋癲的情形。但我該缺少什麼勇氣！我怎樣能夠相信我的舅父？伊麗耐不是像我的姊妹一般嗎？唉，不是。這是不可能的！這是不可能的！

火車呼呼的前進，汽笛發出尖銳的叫聲，傳遍了鄉村。幾滴淚珠從車窗墜下，我的眼找尋着我來的鄉村，朝着那個方向，那裏有屋子和花園，在那裏我快快活活長大起來，我用我的手搖了幾搖，歎息着說：

『再會，伊麗耐！』

註一　來衣爲羅馬尼亞錢幣名之一種，合英金九先令半（據章比國際字典一九二九本）

註二　忝日是希臘神話裏的大神，後世用做象徵人或物的巨偉（據牛津大字典）

註三　編年史（"Chronicles"）不詳

註四　科軋爾尼沙（一八一七——一八九一），是羅馬尼亞的政治家和歷史家，曾歷任教育內務外交總長，一八七八佛土戰爭後出席柏林會議，生平熱心從事於教育立法與政治底改革。（據新國際百科全書）

註五　波爾加是一種源出波希米亞的雙人舞（據牛津簡明字典）